

訃告

高君少斌昆仲之尊翁墉偉先生於民國卅二年國曆七月八日壽終長沙南鄉東簷港矮子塘本寓享壽七十茲擇於七月二十九日（舊曆六月二十八）成服八月二日（舊曆七月二日）堂奠四日家奠五日發引安厝於長沙南鄉余家灣祖山之陽國難時期恕不分訃特此代告

如蒙賜誄請寄長沙小西門外吳權輪船公司收轉

高宅司書　蔡潤卿　王聘臣　啓



湖南鹽政管理局招標啟事

財政部湖南區稅務局長沙分局駐長辦公處緊要通告

主任　張光炳

沅江瓊湖鄉遺失購鹽證聲明

受業聲明

律師陳達虞受任中國機械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顧問

[illegible]第十一中學三十二年[illegible]

自強中學招生

華中高級藝校招生

湖西中學通告

信義中學招生

湖南私立雅禮中學招生

平大中學招生

嶽麓中學招生

周南女子中學招生

聖和初級中學招生

湖南私立文藝中學招生

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招男女生

湖南省立第九（工業）職業學校招生

廣益中學招生

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招生

明憲女中招生

前湖南省糧政局啓事

前湖南省糧政局啓事



教皇勸新政府議和
出國義軍奉召回師

義新內閣名單

〔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合衆電〕據羅馬廣播：義新內閣名單如下，內政部長福納齊亞里，陸軍部長蘇里預，海軍部長杜柯蒂海軍少將，外交部長郭里格里亞，……

義大利單獨媾和 象徵益顯露

赫爾昨談義現局 須靜待發展

倭外相重光葵稱 倭政策不受影響

哈里法克斯謂墨魔應後悔 今日之義王有似法之貝當

巴多格里奧 現代有數名將
背景佳功勛高極孚衆望 應是義民較可信托的人

英王接見宋外長
宋外長訪艾登
英報盛讚外長勤英主在財政方面

奉新南敵續增 戰鬥益形激烈

南國照會英美 對義領土要求

美空軍在湘桂上空 打擊倭機攻勢
二十四日擊落敵機 二十五日敵機分批竄犯

加緊對象達包圍

陳教長在桂談稱 試辦五年制中學

社論
東路德軍攻勢挫敗

從本月五日起，蘇境德軍自奧勒爾，庫爾斯克及比爾哥羅一線，發動最猛烈的「夏季攻勢」。經過二十餘日來激戰的結果，納粹德軍已在蘇聯英勇的抵抗下，從這後退。據中央社莫斯科二十四日路透電：「史達林統帥今晚特發表告將領書，宣佈蘇軍不僅逐退敵軍，完全收復七月五日以前之陣地，並且突破敵軍防線，並向奧勒爾方面推進二十五至五十公里。德軍損失，實兵七萬人，坦克車二千九百輛，自動砲一千五門，野砲八百四門，飛機一千三百九十二架，卡車五千輛」。這是蘇軍繼去年冬季攻勢以後的偉大勝利，在今日盟軍已佔領西西里半部，納粹將在兩線作戰之時，實具有重大意義。捷報傳來，我們對於英勇作戰之蘇聯友軍，尤寄與無限的欽敬。

德軍此次發動「夏季攻勢」，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安定「歐洲堡壘」。來自東方的威脅，希特勒雖自知不能效與上次大戰時，先擊潰東線敵人，然後轉向西線，但其內心則無時無刻不在集中兵力，企圖在秋季落葉以前，一舉擊潰蘇聯，……

[illegible]

西島包圍圈縮小 盟軍俘敵七萬

英軍正圍攻喀大尼亞港

德續增援但無幾軍開入

【中央社西西里路透社電】自盟軍進攻西西里以來，伊島敵軍已被俘者……[illegible]

蘇軍緊迫奧勒爾

各路軍收復住民區七十餘處

海軍戰績共沉敵輪白六十艘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七日路透電】蘇軍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在奧勒爾區有……[illegible]

美蘇使節 戈登接見

德境煙火瀰漫

英美空軍分途猛襲

漢堡埃森受損最重

【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illegible]

德在比境暴行 比人決予報復

交通建設概況（下）

曾養甫

應增加水運能力

空運和驛運

籌備中之驛運幹線

羅斯福對彼雖屢有斥責 彼仍熱忱擁護合作無間

華萊士之胸襟

馬爾他劇烈空襲

戈林師團 德調軍增援

本省合作貸款 已達一萬萬元

東京懼炸 增加空防人

建廳對水利工作 進行不遺餘力

整理沅澧兩水洞灘工程復工

陪都來鴻

本報特派記者 李朋

四川行政會議

事務推進極順利

離長返耒

余廳長尚有事留長

周胡兩廳長

長又發生黑市

戰鬪壯丁安心殺敵 籌發一安家穀

維持國內外郵運

電信機構調整

昨招待新聞界

[illegible]

悔

金樹芳

「一帶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幸福是表面的，是經不起推究的，而內心將永遠有一種缺憾。」

【一】

「初來曲江，見你之心後切，見了之後，而又無話可說，回來失眠以曉，曾幻想到如果與你結婚，而又有了孩子，現在曲江，此情此景，不知如何？而今以己作他人之妻，誰問日當好些事事滿足，但總覺得終身有一恨事，就是對你不住！」

這是一個朋友寄來信中，摘抄他舊日的戀人給他的信裏面的一段。

在這炎熱仲夏，我不知為什麼，抄讀這一段還殘存着真愛的餘燼的信，我有無限的感想。我感想到人生間的幸福，決不會支持到永久，決不是僅僅可以得來，偶然地僥倖得來的偷嚐，是永有甚麼，一種不是得而僥倖下的痛苦，才像它飛來臨，雖說沒有；一種不算得而偶然降下的痛苦，才是很容易溜滑出去的；惟有經過艱苦而良知自己一手創造出來的痛苦，才是一支支利箭，故意地永遠向着心中縈射。

我給友人抄完她的一段話後，跟着有兩句慨嘆而又悲憤的話說：「這是有心人的話呢？還是無心人的話呢？」

我對於處愛情的感念，有一種似乎難以解釋的共鳴作用。但是我又變了……

